无用之用

潘小平

潘小平

无用之用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用之用 / 潘小平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
ISBN 978-7-5336-8454-9

Ⅰ.①无… Ⅱ.①潘… Ⅲ.①文艺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Ⅳ.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9247 号

无用之用
WUYONGZHIYONG

出 版 人：郑　可
质量总监：张丹飞
策划编辑：何　客
责任编辑：何换生　鲁金良
装帧设计：袁　泉
责任印制：何惠菊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230601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0551)63683012，63683013
排　　版：安徽时代华印出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8.25
字　　数：16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文到无用方从容

这是我近二十年间，写下的一些带有理论色彩的文字，大多与我的工作有关，零散、短小、匆忙、驳杂，不成体系。

一九九二年春，当我仓皇从高校逃离时，我十分不愿提起我的教书生涯，尤其害怕别人知道我曾经写过评论文章。尽管在高校里，我是以新时期小说作为科研方向。其时，天下滔滔，群起争利，连小说都没人看了，谁还去看评论？就弃之如敝履。然而，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理性是一种思维底色，不是说脱离就脱离，想抛弃就抛弃的。哪怕是以速写的笔墨，写我身边熟悉的作家，我也一定会不由自主地去评论他们的作品。喜欢抽象的话题，耽于纯思想层面的运作，对理性永远保持潜在的兴趣。于是，就零零星星写下了这些文字，也记录下了社会的变迁、文坛的动荡、作家的焦虑和自己的心情。尤其是在为《清明》、《安徽文学》主持栏目时，所写的“卷前”与“编后”文字，它们清晰地勾勒出了二十年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翻

天覆地的变化，以及作家和文学对此作出的激烈反应。从仓促到从容，从无序到有序，从抵拒到融入，从焦躁到沉静，作家在苦痛中成长，文学在阵痛中重生。它们不仅是我个人的精神史，还是一个群体的精神史，是民间形式的国家记忆。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并没意识到记录下了时代，但当它们以集中的方式呈现出来时，我才看出了它们的价值与意义。

尽管在这里，个人的书写已经微不足道，但我仍然希望自己经岁月淘洗的文字能够美好如昨。多年以前，读朱大可的评论，记住了他对安徒生的评述："在北欧阴郁而寒冷的车站，安徒生的容貌明亮地浮现了。这个用鹅毛笔写作童话的人，是浪漫主义史上最伟大的歌者之一，所有的孩子都在倾听他。在宇宙亘古不息的大雪里，他用隽永的故事点燃了人类的壁炉。"此后在一些场合，我会忍不住背诵这段文字，每一次背诵，都深深感染并感动我。对于文学批评来说，诗意的发现和诗意的表达同样重要。将阔大的诗意融入批评的理性构架，固然很难做到，但只要有这个意愿，不是可以一点点接近吗？

潘小平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目录

1 辑一

3 纸上走下的王英琦
7 泗水滩上的许辉
13 自古文人多倨傲
19 十点钟回家的男人
25 思想者欧老
29 天真杜仲
32 沉默志保
35 秋日的某个午后

39 辑二

41 “五〇后”作家群
54 “六〇后”作家群

69 辑三

71 屋檐下的风铃
——读周伯文《感受真情》
74 严肃地面对历史
——读季宇《共和，1911》
78 只研徽墨写徽山
——读王永敬《焦墨黄山》
80 破碎的诗意
——《天堂里的爱情》序
83 皖北才子汪晓佳
——《住高楼》序
87 且倚黄山读红楼
——读黄山书社版《红楼梦》有感
91 世俗理性，全新视角
——读许岗《近看东西方》
96 历史深处的阳光
——金科《桑梓前贤》序
100 回家的路有多长
——读网络心灵版《回家》
105 灯花落处诗花开
——李永波《闲挑灯花》序

108 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
——读王蕾《谁将听我歌唱》
111 秀色发江左
——读铜陵女作者散文集
116 一同承受，一同成长
——刘政屏《就这样，我们赢了》序
119 呼啸而过
——《五虎出列》序
123 穿透时空的鸣响
——朱启方《听那遥远的钟声》序
126 意承唐宋，道接千年
——观吴雪《翰墨情怀》书法展有感
128 如水的气息，复活的记忆
——《风起大通》的民俗学意义
131 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享受合肥方言》序
134 消失的村庄
——读邱晓鸣《乡里·城里》
138 干净的笑容最温暖
——电影《一个温州的女人》观后
141 秀外慧中，慨然中华
——读姚中华《凝望与行走》

144 岸上风景，千载诗心
——读陈春明《心岸踏歌》
147 互联网时代的个体焦虑
——读赵昂、鲍传江手机对话录
151 挂霜
——对于散文的个人化理解

155 辑四

157 《清明》卷前
245 《安徽文学》编后

辑 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纸上走下的王英琦

王英琦出道早，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文坛就很有些名头了。那时我还在大学里混饭吃，课堂上常常举她的散文为例，感觉上，她的第一个特点是写得朴素。朴素是高境界。不认识，很想认识，可到哪去认识啊，也没有人给牵线搭桥。八十年代是中国文人的黄金时代，全民族都向往作家，向往文学。所以你别看我经常在课堂上口出狂言，对那些名噪一时的作家大加赞赏或大加鞭挞，其实是一个也没见过。

悲哀。

后来调到了省文联，就幸福多了，见到了很多人，王英琦也见到了。很瘦小，非常非常瘦小，以至我一看到她，就会忍不住伸出手去，拍她的脑袋，像拍一个孩子一样。她躲，一边躲一边叫，声音很高。

这时她已过了而立，渐近不惑，文风也变了，开始写一些很深奥的东西。尼采、康德、海德格尔什么的，绝对哲学。有人欣赏，也有人批评，她都不管，宣称：走自己

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很多人说过这句话，但说这话的人，未必真像王英琦那样一意孤行。结果是，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一部分读者。

所以有一次，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劝她说，别海德格尔了，海德格尔连我都弄不懂，你去弄它做什么？再怎么说，我在大学里教过十多年书，也得比你更哲学。她瞠目，异乎寻常地气愤，大声发问：这个世界怎么了？怎么了！

我说：怎么了？没怎么，都忙挣钱去了。

在举起酒杯的时候，我劝她说：学我，写点能卖钱的东西，多好！

那一瞬，她一定是感到了深深的寂寞。所以再见到我的时候，一向喜欢亢言的王英琦，就不再反驳我了。不说了，不和你说。但我后来知道，她回家去说，说给她的宝贝儿子王大可听。深夜，一两点钟，他们母子面对面地盘踞在卧室的地板上，讨论一些生与死的大命题，据她说，她儿子听懂了。

一个十岁的孩子，听懂了？

这之后不久，就听说王英琦练太极了，据说是行云流水，境界很高。又据说是得了一个什么国际性的金奖，一下子就确立了在武林中的地位。想来不假，因为我再拍她脑袋的时候，她会闪电般出手，然后飘然一跃。

我从此不敢轻举妄动。

外头，主要是北方，一些腕级作家，蒋子龙什么的，简直把她吹得神乎其神；笔会上，一些老朋友再见到她的时候，会显出非常吃惊的神色。

有一回，我们开会，《清明》出刊一百期纪念，邀请了一些作家，王英琦当然也来了。会议主持人请她说几句，她不说，说是留出时间给老作家们说：我反正还有几年好活呢，让老作家先说吧。话是真话，难听也真难听，相信那天每一位在座的老作家，听了这话，都有入耳惊心的感觉。我瞪她一眼，她就坐我边上，不难堪，没感觉。后来不知怎么，又打算说话了，一把抢过话筒，郑重其事地举到嘴边，左手呢，背在身后，昂首挺胸，看上去很是雄赳赳气昂昂。但一张口，就又把我吓了一跳，她说："很多刊物都寿终正寝了，《清明》还在苟延残喘，很不错了。"我一点也不造谣，那两个成语，当时在我也是入耳惊心，绝对错不了。我负责记录，这时也不记了，再说也不能记啊，就伸出腿去，踩了她一脚。她跳开，继续慷慨激昂，批评一些社会现象。我就又伸出腿去，踩她一脚，踩她一脚，再踩她一脚！一共踩了她七八脚，她才总算说到祝福的话上来了。

后来，这几句祝福的话语，让我写进了会议纪要。

她一坐下来，我就大喊：王英琦！我们是让你扒豁子来了？中午你不要吃饭了！

还不解气，就又损她：你语无伦次，你知不知道？

你猜她怎么着？她翻翻白眼，不屑争论，说：我是高层次，宇宙层次，你俗人一个，理解不了。

没有办法。

忽然有一天，王英琦要请新闻界的朋友吃饭了！大家都很兴奋，结伴而去，但进了门，发现一切如常，没有什么请吃饭的迹象。先还以为，是像郁达夫、周作人什么的，在外头馆子叫菜，挨到最后才知道，所谓“吃饭”，吃的只是一只钢精锅。不过内容也不是太少，红烧肉之外，还有卤豆腐干和卤鸡蛋，一锅烩了。喝？喝稀饭。王英琦殷殷相劝，说：喝呀喝呀，我家的稀饭，熬得可好喝了！新闻界的朋友大多腐败，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难免脑满肠肥，所以来了王府，权当减肥，洗一回肠子算了。

当然是传闻，但经几个亲自吃请的人证实，想来假不了。

有关王英琦的奇闻逸事还有很多，今天就不说了。但我以为，要了解一个生活中真实的作家，就我写出的这些，也足够了。

一九九六年九月

泗水滩上的许辉

最早认识许辉，是在一本什么杂志的照片上，许辉戴了一顶不知什么帽子，微微歪了头，有些自得也有些顽皮的样子。那时我已经看过他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中篇小说《焚烧的春天》，对他纯美文字所散发出来的纯美气息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及至见了许辉，发现他和照片上有很大不同，不仅是不顽皮，而且有些木讷。我因为是皖北人，和他同属那片著名的大平原，有感于他小说叙事中所挟带的皖北地域文化信息异常丰厚，就想写写有关他的评论。然而和他谈话，十分费力，主要是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不说，或是说不出多少。而我则是教师出身，积习难改，滔滔不绝一泻千里，独白了一个下午，中间偶尔会听见许辉“噢、噢、噢”地应答和笑。

许辉的笑是不出声的，听到高兴处，突然咧开嘴，笑了，是一种无声然而灿烂的表达。

认识许辉的人回忆回忆，有谁听过许辉大声笑过吗？

这时已是九十年代初期，社会渐渐喧嚣浮躁，没有多

少人读小说了。因此许辉在他家乡泗水的河漫滩上所渲染出的乡村暖意，也渐渐为人所忽略。不知那一时期的许辉有何感想，不过看到他的时候，他还是老样子，不怎么说话，偶尔会咧开嘴，笑了。有一回在大街上，遇见从邮局出来的许辉，说到我不习惯城市生活的浮嚣，仍然想回到原先工作的小城去，许辉吃惊地说：噢？

我等着他发表看法，却没有下文了。

其时的许辉正要远行，因为已经是秋天了。许辉出生在秋季，根据他的理论，一个人出生的季节，是他最具创造力的时候，也因此许辉最好的作品，总是写在秋天。我疑惑地问：是吗？他笑。过后我仔细想想，我在冬季，果然比其他时候更为敏锐，于是对这一说法，便也深信不疑。

许辉要去的，是古泗水的边上，那片属于他的平原，许辉对那里，有一种柔肠寸断的缠绵。每年的秋季，许辉都要回到那片平原上去，看望丰收或是歉收的土地，土地上劳作的人们和那些叫作东大营、枯河头、归仁集的村落。许辉对女性的审美，也是属于土地，他笔下的女孩，其实是他倾心的女孩，总是阳光下的麦子一般，健康、朴素和明亮。许辉背着包，慢慢地在泗水边上走着，庄稼成熟了，秋高气爽。不知哪庄的一个小年轻，正在河滩上耙地，看见许辉过来，就停下来，等着搭腔。

“吃了？”

“吃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